关于耳顺

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——《为政》

“耳顺”是孔子对自己花甲之年的评价，而后人对此的解释却莫衷一是。对于“耳顺”含义的问题，我赞同王勇、吴长城的说法，即：

“耳闻”可指称外界一切, 且外物入耳最 自由, 又最能与心相通, 耳是沟通心和物的最佳途径。正因为如此,“ 耳顺” 可指“ 心顺” , 又可指“ 顺外物”和“ 顺天命”, 更能准确地表示六十而后的境界, 同时更体现了孔子学说一贯的旨趣。

首先，我认为“耳顺”并不是通假字。

对于袁庆德的说法，六十“耳”顺与三十而立为同句式。但依我看来，此二句并未相连，在春秋时期也并没有浮夸的文风，尤其是孔子《论语》中的其他语句并未体现过多明显的对仗形式。

在先秦时期“耳”的含义与现在其实是大不相同的。《风俗通义》中说：“圣者，声也，通也，言其闻声知情，通于天地，条畅万物也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载：“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，度律均钟，百官轨仪，纪之以三，平之以六，成于十二，天之道也。”韦昭注：“神瞽，古乐正，知天道者也，死以为乐祖，祭于瞽宗，谓之神瞽。”从古人对于声音的认知来看，听觉是沟通天道与人们自身必不可少的渠道，而于此看来，“六十而耳顺”中的“耳”并无较大可能是通假字。

其次，耳顺即为心顺。

第一点中我论证了“耳”与“人”、“天”的关系，那么对于圣人而言，心意即为天意，耳顺便为心顺。在孔子的角度，耳顺就是心灵的通畅与“不惑”，外物要与人体进行感应，首先要经过耳、目等感官，此之谓“顺”，将外界的事物通过耳的渠道与心相连，才能体悟万物之道。这即是说，作为重要的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感官，耳的作用需要在花甲之年才会变得成熟、顺当。如钱穆在《论语新解》中说到：“事物之进入我心, 其最要关键, 在我之耳与目。 本章专举耳顺, 盖举此可以概彼, 抑且目视由我及外, 耳闻由外及我, 论其自主之分量, 微有区别。”

听觉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，于是从上古开始人类就极其重视听觉。甲骨文中的“耳”字是人耳的形状；“听”字是在“耳”的旁边加上“口”字；金文中就出现了“聪”字，许慎的《说文》里说到：“察也，从耳忽声”。荀子的《劝学》中言：“目不能两视而明，耳不能两听而聪。”声、听、圣这三个字是同源的，只是因为后来的分化才会使音形不同，但是在一些典籍中仍然会通用，如《左传》中的“小君声姜”，《公羊传》中有“圣姜”等。

孔子在论语中也经常用到“闻”字而非“见”字，由此也可看出听觉在孔子眼中的重要性，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！”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”等等，都与个人修养、天下之事、君子之道相关。这便说明了“耳”在孔子眼中的重要性，也证明了修心与耳顺间的亲密关系。

再次，孔子学说里“顺心”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“为人处世，顺应其道，凡事能合乎其度。”“天命”是自然规律，就只能顺应而非对抗，若能对抗，则天命就不称其为天命。“顺天命”就是儒家的人生观、价值观与世界观，或者说是三者的的统一。

在六十岁之时，人已经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（对于古人而言），这是他们也已经是经历过人生百态的人了，明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知晓了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，对待那些不可抗拒、充满偶然的“命数”，他们应做到顺心，即孔子所谓的“耳顺”。

最后，从这句话本身的角度来看。

孔子在上文中提到了“立”、“不惑”、“知天命”，立然后能不惑，不惑才能知晓天命。在我看来，四十岁之前是“立身”，四十岁之后便是“感天”。知天命，然后必要顺应天命，体悟大道，在古稀之年才能根据自己对“道”的体悟“忘己以体道”，此之谓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这整句话是连贯的，代表了孔子自己的成长、感悟与明悟过程，即为孔子一生最真实的写照。“耳顺”正好处在“知天命”和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之间的发展期，正是一种由人入圣的阶段和状态。

那么，关于《论语》对六十岁的说明，应是在说明感悟天道方面，才能与上下文中的说法相联系，那么“耳顺”便是用来表明六十岁后“心顺”之境界，并强调孔子学说中的“顺外物”、“顺天命”了。

综上所述，我认为王勇、吴长城的说法是更符合历史事实、孔子学说与文章思想的。